



叶剑英元帅

纪学 /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叶剑英元帅

纪学 /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剑英元帅 / 纪学著 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 ,
2017.6

ISBN 978-7-5171-2667-6

I . ①叶… II . ①纪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5478 号

策 划 人：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
总 监 制：朱艳华

责 任 编辑：周汉飞

封 面 设计：吉日宁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：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1印张

字 数 300千字

定 价 68.00元 ISBN 978-7-5171-2667-6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曲

没叫叶剑英的时候 / 1

第 1 章

追随孙中山 / 11

第 2 章

风起云涌 / 38

第 3 章

万水千山路 / 58

第 4 章

八年交锋 / 88

第 5 章

北平军调 / 123

第 6 章

迎接新中国诞生 / 146

第7章

主政广东 / 189

第8章

统帅部岁月 / 218

第9章

在激流中 / 251

第10章

粉碎“四人帮” / 285

第11章

历史新时期 / 304

尾 声

绵绵无尽落红情 / 322

序 曲

没叫叶剑英的时候

人在短暂而又漫长的生命途中，总会遇到许多的大事或小事，需要适时果断地作出处置。如何做出处置，特别是对大事如何做出处置，则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当然，对于呱呱坠地的婴儿乃至最初的那段童稚年龄的孩儿来说，并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即便是伟大的人物或英雄豪杰，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哭喊、第一个动作，也不会是充满智慧的理智的选择。那些关于降生时和童年时的五彩光环以及种种迷离传说，都是后人出于某种用意而杜撰的，或寄托美好，或蕴含憎恶。

1897年4月28日，广东省梅县偏僻山村雁洋堡一个叶姓人家，诞生的他们的头胎儿子也是这样。父亲叶钻祥虽然考中过武秀才，练得一身不错的武功，但一直没有用武之地，只得做酿酒、磨豆腐的小本生意，每逢圩日去镇上摆摊叫卖。母亲陈秀云是贫苦农民的女儿，从小没有读过书，嫁到叶家后，不但辛辛苦苦操持繁重的家务，还常给人打短工，以赚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。他们为自己的长子起名叫叶宜伟，亲昵地称之为阿伟。这对贫苦善良夫妻身上耿直厚道、勤劳聪慧的品德，成了儿子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极好教材，在那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印痕。

那是一个黑暗浓重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曙光初现的时代；那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激荡信仰的时代；那是一个以刀枪分裂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用刀枪整合的时代；那是一个旧思想欲图永远称霸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新思潮顽强喷薄涌动的时代。西方的鸦片摇动了腐朽大清帝国的

根基，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，也把西方滴血的现代文明洒向古老的东方土地，给康有为、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、革命派拓展了传播的空间。新的信息如同一股潜行的激流，正向着华夏大地和人民的心灵急切地渗透。

生长在偏僻山村的幼小孩子叶宜伟自然不可能知道这些，就是走进私塾那间光线不足、地方狭窄的教室，学的也是幼学、文范、四书等虽然背得烂熟但却很少弄懂内容的古文。到了1905年，雁洋堡办起了初级小学怀新学堂，开设国文、算术、常识、唱游等新课程，学堂的先生都是思想新颖的青年。尽管叶宜伟学习用功，成绩也好，但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，新思想还是离他太遥远也太朦胧了。

横西村头大水角的一棵大榕树下，才是叶宜伟的真正课堂。大榕树的干很粗，几个人手拉手都围不过来，繁茂的枝叶像撑开的巨伞，遮住方圆百米的地面。这里傍着梅江渡口，叶家在此开了个小店铺，主要卖仙人掌和味醇，因它清凉解暑，所以生意不错。那些穷苦人、教书先生、账房先生们，在榕树下歇脚吃茶，也闲聊扯谈，讲些“三国”“西游”“水浒”“说岳”的故事——魏、蜀、吴的争雄斗智，孙悟空降妖镇魔保唐僧取经，梁山好汉的杀富济贫，岳母“精忠报国”的刺字，都让叶宜伟听得入迷。至于咒骂洋人“洋鬼子”、清政府“红帽子”，叶宜伟和他的小伙伴们似乎从中听出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因而玩起了“捉红帽子”“打洋鬼子”的游戏。

叶宜伟是个听话的孩子。他点着“竹精子”夜里读书，放学后上山打柴，帮父亲做活，帮妈妈烧饭、收拾碗筷。他也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。梅县素有“足球之乡”的美称。叶宜伟不但爱踢足球，还自制过足球，因为足球很少，孩子们就把烂布、碎棉花捆成团当球踢，弹性小又易散。叶宜伟看到商店里有一种用竹皮做的球，便和小伙伴们砍来一根竹子，细心地破成竹篾，编成和足球一样大的圆筐，再将棉花、碎布塞到里面去，踢起来和足球差不多，又轻又软，还有弹性。

叶宜伟还喜欢踢毽子。踢毽子不但要有体力、耐力，还需要技巧。叶宜伟可以单脚踢，又能双脚踢，前脚尖踢后脚跟接，或者两条腿盘着踢。小小的毽子，在他的脚上踢、打、奔、弯，上下翻动，犹如飞舞的蝴蝶，闪闪的流星，引得过往的大人也驻足观看。



图为叶剑英故居：广东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老屋。

叶家门前有一个莲塘，塘内清水粼粼，塘边绿草茵茵。叶宜伟非常喜爱这一池清水，每天都跑到这里来玩耍。黄昏降临，日头落下西山，叶宜伟和小伙伴们又来到莲塘边。他看到有一块大木板，就呼喊着：“来呀，咱们划船！”小伙伴们应声而上，七手八脚地把木板推下水，叶宜伟跳到上面去学大人划船。但当木板摇摇晃晃地向塘里划去时，他就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有个孩子大声喊：“阿伟，木板会翻过去的，你快趴下！”

叶宜伟趴在了木板上，用手使劲划水，可木板还是不听他的话，越漂离岸越远。

小伙伴们害怕了，急忙喊来他的父亲。叶钻祥飞跑过来，跳进塘中，抓住木板将儿子拖到了岸上。

叶钻祥是一位严厉的父亲，对儿子的要求十分严，不过却极少打骂。这一次险情确实使他生气了，猛地打了儿子两巴掌，训斥说：“你不会游泳，怎么能到水里去玩呢？”

叶宜伟没有哭，低头站着。是怕小伙伴们笑话，还是品味父亲的话，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

社会在急剧变动，新思潮掀起的浪头，冲击着旧的秩序。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冲击着中国，冲击着梅州，也冲击着叶宜伟的视觉和心灵。

1911年4月27日，黄兴等人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，死难烈士中就有叶宜伟尊敬的老师林修明。这位毕业于日本体育学校的体育老师，夏天上课时总是让学生列队面向太阳，顶着火辣辣的日头，说：“你们以后都是要投笔从戎的，真正的军人不能怕风吹日晒！”

林修明的举动，林修明的牺牲，在叶宜伟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。他看着林老师的遗物和照片，悲痛中夹进了复仇，也夹进了迷茫。

10月10日，武昌新军的几千名士兵联合起来，分三路攻打总督府，经过三天的激战打败了清军。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。随后各省地纷纷响应，梅县也不例外。

在15岁的叶宜伟从三堡学堂毕业走进县城务本中学时，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，一个月后，清皇帝被迫退位。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制的统治，开始了新的纪元。

那些天，“清朝覆灭了”“民国成立了”“拥护孙中山大总统”的热烈欢呼声，师生们演讲的慷慨激昂声，使初入务本中学的叶宜伟大开眼界，心头掠过一缕缕清新的春风，荡起一道道波动的涟漪。

务本中学的前身，是外国传教士与梅县地方人士合办的“务本中西学堂”，校址在梅县城的北门岗。不是官办的学校，自然也就不受官方的限制，所以务本中学的教师和学生，能自由地接触外面的新鲜思潮，谈论政局变化，每周一次的“演讲会”上，学生们都可以上台发表演讲。叶宜伟不但参加这样的演讲会，还邀约同学到校外梅江河畔的八角亭举行演讲活动，慷慨激昂地抒发少年情怀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局势就有了变化，学校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

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随之又复辟帝制。反动的统治总是想把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都变成驯顺的工具。他们把务本学堂改为官办的县立梅州中学，官方派来的校长是清代的廪生，推行的是旧教育制度。接着，又将官立中学堂、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合并过来，由县立改为省立，增加学费，为培养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服务。这种状况，遭到了地方贤达和华侨界人士的强烈反对。原来的校长叶则愚及教师叶菊年、邓少楼等人愤而离校，在地方贤达的支持下，创办了私立的东山中学，叶宜伟和一些同学便转到这里读书。

就读于东山中学的叶宜伟，还是如饥似渴地读书。他读《百子全书》

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，他读《昭明文选》《古文辞类纂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这时已开始直接阅读孙中山的著作，如同盟会的《革命方略》《中华革命党宣言》等宣传孙中山学说的小册子和当时的进步报刊。优秀的古代文化，崭新的现代思潮，悄悄地在叶宜伟的心中融合着、发酵着，并在实际行动中闪露出最初的端倪。

东山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，叶宜伟被选为会长。初选为会长时，他为自治会起草了一个主旨：

昔人有言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今日之学生，即将来之公民。学校所以养成有用之才，为将来利国福民。故学生在校，即当锻炼其身心，增进其学识，以实利为归。非从前之学究之熟读书本，博取无谓之功名而已。学生自治可以适合以上要求，辅助学校之不逮。此本会成立之主旨也。

这个主旨，写进了第一个《学生会章程》。为保证其贯彻执行，叶宜伟又在老师指导和同学帮助下，在学生会里设立了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理化、科学、社会等研究社以及演说会、游艺会、新剧社等组织，举办运动会，出版《东山月刊》等。一时间，校园内的魁星楼里，校门口的状元桥前，东山上的千佛塔下，都成了学生吟诗论文、写生作画的场所，少年学子们朗诵爱国诗词，评论民族英雄，纵谈天下大事……那欢快场景，那奔放豪情，流荡着青春的朝气和情怀。

不过，这样的日子不可能永远下去。就要从东山中学毕业了，叶宜伟和同学好友李巨昌、丘宏铨、肖人凤、温维伦等人来到了油岩。

此处离东山中学 2.5 公里远，危崖突兀岩石，绿树掩映红花。秋阳朗照，秋色绚丽，引起了即将毕业学生的无限感慨。

温维伦喜欢作画。他打开画板，很快就勾勒出油岩的全景，大家品评了一番。

即将走出学校大门的少年们，谈论最多的还是以后怎么办。油岩的美好传说，启示着他们。传说从前岩孔里流出来的水，可以充当油炒菜。

主持和尚贪心不足，就把岩孔凿大，神仙不满意主持和尚，油便断流，变作的清泉也是点点滴滴。

谈起这个故事，叶宜伟颇有感慨地说：“这个故事寓有戒贪的道理，可以警示世人。”

喜欢写诗的丘宏铨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就以这个贪字联对吧？”

李巨昌、肖人凤等人也赞成，齐声说：“好，就从你开始。”

丘宏铨沉思一会，说：“油自石中流，贪念萌时旋化水。”

李巨昌接着道：“岩从山半起，尘心净处且参禅。”

轮到叶宜伟了，他没有接着对联，而是说：“如今国难当头，正是‘风驰电掣蔡家军，大遁小逃袁氏党’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在这里参起禅来了。”

人们表示赞同，接着便议论起时政。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，到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……风华正茂的少年们越说越激动，禁不住慷慨激昂起来。

“我这里想了一首诗，请诸兄赐教。”叶宜伟说。

“快说出来听！”几个人几乎同时说。

叶宜伟清清嗓子，吟诵道：

放眼高歌气如虹，
也曾拔剑角群雄。
我来无限兴亡感，
慰祝苍生乐大同。

丘宏铨：“我没记住，你再说一遍。”

叶宜伟又念了一遍。

肖人凤：“全诗意旨宏深，格调雄健，首句尤好，如将‘气如虹’改‘气吐虹’，似乎更好一些。”

叶宜伟沉思一会，高兴地说：“我用的是皮日休的‘更如日月气如虹’，你用的是李白的‘逢时吐气思经纶’。‘如’改‘吐’，可谓绝妙！”

诗中流露的，是一个17岁少年的志向，但要把这一志向变为现实，还有着很远的距离。而首先降临到他头上的，却是被开除学籍。

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，省教育司通知梅县各中学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。任学生自治会长的叶宜伟和许多教师、学生都主张大张旗鼓地办展览，但校长却不同意，他嘴上说的是用太多人力会影响毕业考试，其实心里想的是怕私立学校超过官办学校会惹来麻烦。

叶宜伟和丘宏铨等人没有理解校长的苦衷，他们代表学生自治会去拜见校长，说：“我们东山中学在梅城一向受压，校长先生，这次为何不把成绩拿出来，叫他们看一看呢？”

校长：“你们年轻不懂事，我们的成绩压倒别人，人家就会借口找岔子，说这个不符合章程，那个违反了制度，学校就办不下去了。”

年轻气盛的学生仍不示弱。

丘宏铨：“我们要是管他们那一套规章制度，就不用反对官办校长，也不必到东山来了！”

叶宜伟：“校长如果觉得不便，就由我们学生自治会出面好了。”

这些话刺痛了校长的自尊心，他不高兴地说：“这个学校是你们当家，还是我当家？”

叶宜伟立即说：“现在民主共和了，办好学校，大家都有份！”

“放肆！”校长说，“赶快回去，规规矩矩上课，谁再闹事，就以开除论处，休想拿到毕业文凭！”

校长的用意，终于未被学生们接受，叶宜伟、丘宏铨等学生还是热热闹闹地搞起了展览。

校长大发雷霆，做出了开除叶宜伟、丘宏铨的决定。

叶宜伟气愤地冒着大雨搭船回到了雁洋。

父亲听完儿子讲述了前后经过，什么话也没有讲。

母亲嗔怪地说：“犟种！”

叶宜伟发誓在家自修，准备一有机会就到省城广州或北京、上海去继续读书。当打听到上海有个“南洋公学”招收南洋华侨子弟时，便决心到那里去上学。

叶宜伟的祖父叶福智以挑担叫卖糊口，共有5个儿子，依次为铭祥、钦祥、鉴祥、锡祥、钻祥。他们先是挑担叫卖，后来前4人相继出走南洋谋生。叶钻祥虽然留在家乡经营小本生意，也时时往返雁洋和南洋之间，为华侨和眷属传信带物。

决意到上海读书的叶宜伟想到了这些关系，怀着热切的希望给三伯父叶鉴祥写了一封信，陈述想法和要求。三伯父的儿子叶宜桐回信说：4个伯父在南洋向来各自谋生，直到最近才凑一点款子准备租一个锡矿，如果挖到矿有钱赚，就送他到上海去读书；如果挖不到矿，就让他到南洋帮伯父做生意。

叶宜伟盼望的是前一种结果，可得到的竟是第二种结果。堂兄在第二封信上写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伯父们收容来的锡矿，惨淡经营，本来是有希望的，谁知近来大雨连绵，冲毁了矿基。一句话，锡矿赔本破产，赚钱全成了泡影。你的事，如何料理，为兄已无能为力，请你自己拿主意吧！”

这对叶宜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不过，他还是决定到南洋去。既然父兄们能走南洋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在眼前处境下，首先是去闯一闯，找一条谋生的路，然后再作打算。小小的雁洋，已关不住逐渐长大了的心。

父母亲舍不得儿子离开，又得为儿子以后的前程着想，总不能把儿子拴在这里啊！天下的父亲母亲，都是这样充满舍不得又情愿舍的矛盾心情。

母亲把儿子送到码头。儿子给母亲磕了3个头。

父亲将儿子送到汕头，将其托付给一位熟悉要好的“水客”，请他一路上费心照顾。

船开了，叶宜伟站在船头，看到瘦弱的父亲仿佛在冷风中发抖，眼中流出了大滴的泪水。

海水滔滔，波涛汹涌，轮船踏波履浪地前进。

清晨，朝阳用万道霞光为大海镀上一层绯红色。叶宜伟伏在船舷边，嗅着带咸味的海风，默默注视着小山似的浪头……

傍晚，西天流彩，闪闪烁烁的波光在海上漂浮。叶宜伟伏在船舷边，看日头缓缓溶进水里，望月光从漫空向下泼洒……

叶宜伟喜爱山水名胜，不论在三堡学堂还是东山中学，他常和同学们一起流连山水，吟诗唱和，抒发情怀。可在这驶往南洋的路上，他的心里却如同水天相连的大海，渺渺茫茫，想不清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。

“水客”看到青年人迷恋眼前的景色，无奈地摇摇头，那意思是说，真是不知道前路的艰难啊！

“阿叔，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新加坡？”叶宜伟看到“水客”叔叔走过来问道。

“水客”叔叔：“至少还要十多天，这海上的路，没个准儿。”

叶宜伟：“阿叔，我们华人在南洋是怎样生活的，日子好过吗？”

“水客”叔叔：“孩子，咱们中国人在哪里都是做苦力的。新加坡、马来亚（注：现为马来西亚）那些地方，多是靠华侨辛苦开发的，这一点连英国的总督也不得不承认，可大多数华人还是很穷呀！”

叶宜伟：“那就是说，穷人在南洋也是受欺负了。”

“水客”叔叔：“怎么说呢？我们华侨在那里都是白手起家、奉公守法的，可是那些‘红毛鬼’外国佬，总爱找岔子，什么抽税呀，罚款呀，变着法儿欺负你。所以，华人真正靠办实业发财的很少。你到南洋看一段就清楚了。”

叶宜伟对“水客”叔叔的话半信半疑。四伯父叶锡祥就不错嘛。他前几年回家乡时，穿得阔气，花钱大方，走路昂着头，说话声调高，不发财怎么能那样呢？

轮船经过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到达怡保，叶宜伟的伯父们都在这里。

怡保是马来西亚有名的“矿都”，街道虽然不那么整齐，但是楼房相连，商店林立，车辆拥挤，一片热闹景象。

叶宜伟跳下巴士，深深呼出一口气，告别“水客”叔叔，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东门附近的一条小巷。这里坑坑洼洼，连个路灯也没有。三伯父住的是又矮又破的平房。

叶鉴祥从小就和五弟叶钻祥的感情好，看到叶宜伟如同见到亲弟弟一样，紧紧抱在怀里，流着泪水说：“阿伟呀，你还是小时候的模样！”

“伯父好吗？”叶宜伟边问边打量着室内。

陈旧的房子，摆着一些破烂的家具，和他刚下车时看到的热闹景象相比，完全是天上地下，心里不由得一沉。

叶鉴祥似乎猜出了侄儿的心思，说：“不要看这鸦鹊屋了，这就是我住的地方。”

叶宜伟：“宜桐哥也住在这里吗？”

叶鉴祥点点头，锡矿破产的阴影又笼罩了过来：“这次我们几兄弟租

个锡矿，本打算赚点钱，不料想是人家挖过的老矿，又是露天的，一场暴雨全塌了，老本赔进去不算，连挖矿工的工钱也开不出来了。”

堂兄叶宜桐和叶宜伟一起上过学，两人感情好，他在一家公司当小职员，进门后听到了父亲的话，就说：“阿伟，先住下来，再想办法谋个差事做。”

连着几天，叶宜伟拜望了大伯父叶铭祥、二伯父叶钦祥、四伯父叶锡祥。

二伯父叶钦祥小时练过棍棒，有一身武艺，但却不得志，便怒而来到南洋，现在做着小本生意，孩子又多，日子过得艰难，见了侄儿的面就说锡矿破产的事，唉声叹气：“这日子真难过啊！”

大伯父叶铭祥说：“我们叶家祖宗几代都没有出过做官的，你就不要去想了。”

叶宜伟解释说：“阿伯，我是想多读一些书，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事情。”

叶铭祥：“读书要有钱。你看我们谁有钱？我劝你还是打消读书的念头，和我们一起做生意吧。”

叶宜伟把希望寄托在四伯父叶锡祥身上，没想到第一眼看到的四伯父是挑担卖牛肉丸子的，他说：“你都看到了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你若是没有活干，就来和我一块卖牛肉丸子吧。”

叶宜伟：“阿伯，我要是卖牛肉丸子，何必跑到这里来呢？”

叶锡祥以为侄儿瞧不起自己，不高兴地说：“那好，你就看着办吧！”

叶宜伟胸中燃烧的希望火苗，被一阵又一阵的冷风冷雨吹打，现在完全破灭了。不过这也让他清醒起来，伯父们是不能出钱供他上学的。

眼前的生活怎样维持？

堂兄叶宜桐打通关节，求人说情，把堂弟推荐给一个公司，但没有被录用。接着又介绍他到附近的明德小学去当一名国文教员。为了吃饭，叶宜伟同意了。生活，逼着他干不愿干的事。这位 19 岁的青年，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：以后的路怎么走呢？

正是这时，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人到达南洋，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，叶宜伟打听清楚后毅然报名并被录取了。

如果说来南洋的主意还有父母的参与，那么这次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。

第1章

追随孙中山

1/ 讲武堂改名

经过香港，绕道越南海防、河内，叶宜伟来到昆明，跨进了云南讲武堂的大门，在登记学生的花名册上，他把自己的名字由“宜伟”改为“剑英”。

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符号，但有时也显示一个人的理想、信念和志气。“宜伟”改成“剑英”，显然是取“剑胆英武”之意，表明他对“剑”这种古老兵器的喜爱，再和他在东山中学读书时写的“倚天万里须长剑”“也曾拔剑角群雄”等诗句联系起来，就更好理解了。

叶剑英这个名字，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云南讲武堂第12期的学生花名册上。

云南讲武堂是清朝末年设立的，光绪年间叫过武备学堂、新操学堂、陆军速成学堂、陆军小学堂等名字，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正式叫云南讲武堂。和历朝历代的末世一样，统治者总想培养栋梁之材，以支撑将倾的大厦，结果却是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。当初清廷创办讲武堂的初衷是出于编练新军，对付民族民主革命，培养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，但从这里走出的人，都成了推翻清廷的中坚力量。云南讲武堂的两任校长蔡锷、唐继尧及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的朱德等讲武堂师生，响应武昌起义，参加昆明“重九”起义。当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后，又是蔡锷、

唐继尧等人首举义旗，反对帝制，护国护法，出师讨袁，对于维护辛亥革命成果起到了重大作用。当时，唐继尧、赵康时、方声涛、罗佩金等教官都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，所以讲武堂完全沿袭日本士官学校的方法进行管教和训练，纪律严明，要求严格，绝对服从。

叶剑英进入讲武堂时，蔡锷已经去世，独揽云南省军政大权的是唐继尧。因为自己是唐继尧派人从南洋招来的学生，所以叶剑英第一次见到这位云南都督时，心里不免怀着敬畏之情。

唐继尧身着蓝色将军服，佩戴上将军衔，足穿油亮带刺的马靴，在校长郑开文和各队长官的前呼后拥下走上了讲台。

唐继尧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笔直站在他面前的学生们，脸上有一种明显的得意之色。他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期间，南洋华侨资助过他巨额的军费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，而要想扩大军队，先取广西、广东，进而称霸中原，还需要南洋华侨的财力和人力，这些来自南洋华侨的子弟，不就是他手中的一笔财富、一支力量吗？

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吧，唐继尧首先像一位历史教员，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云南的历史，从楚时顷襄王率兵进到滇池，说到诸葛亮出师南征，从吴三桂在云南割据叛乱，说到他同蔡锷一起挥军起义、讨袁护国……

立于学生队中的叶剑英，虽然也听出了唐继尧话中炫耀、吹嘘的意思，但还是有些佩服这位都督渊博的历史知识，立正站着，凝神静听。

“我们云南为何能偏师出中原，节节取胜，你们知道吗？”唐继尧提高了嗓门。

这一句问话，更是吸引了所有学生的目光。

唐继尧是不需要别人回答的，他继续说：“这就是因为有我们讲武堂将校师生的英勇善战。讲武堂师生能够这样英勇善战，又全赖学校以东洋日本为师，督导有方，培训有术。本校向以日本士官学校的宗旨为宗旨，全校学生都要服从铁的纪律，这就是严格专制，绝对服从。”

对唐继尧讲的许多东西，当时的叶剑英并不完全明白，但他大多是赞成的。他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等历史书，对诸葛亮的南征、吴三桂的降清又反清，对袁世凯称帝、蔡锷护国等都是知道的。

可是时间不长，叶剑英对唐继尧的看法就改变了。

袁世凯称帝不久就一命呜呼，继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